

莫言研究书系
总主编 张华

Talks about Mo Yan:
His Pupils

齐林泉
兰传斌
等著

莫言弟子 说莫言

记忆中，
莫言老师从未发表过高深莫测的言论，
所有的讲授都来自他的创作感受和人生智慧，
从不见他咄咄逼人的才子气势。
上课的时候常常是娓娓而谈，很平和，很低调。
他曾在讲座中强调他的写作态度：
“不是为了平民写作，
而是作为平民写作。”



NLIC2970930937

生活中的莫老师就是一个老百姓，
一个平凡、善良、体恤他人、孝顺父母的老百姓。
他们庆祝获诺贝尔奖的方式也如老百姓一样，
一家人包一顿饺子，
聚在一起吃饺子，
聊聊天。

山东大学出版社

莫言研究书系
总主编 张华

Talks about Mo Yan:
His Pupils
莫言弟子说莫言



齐林泉 兰传斌 等著



NLIC2970930937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言弟子说莫言/齐林泉等著. —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3. 5
(莫言研究书系/张华总主编)
ISBN 978-7-5607-4783-5

I. ①莫… II. ①齐… III. ①莫言—人物研究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00035 号

责任策划:马 新
责任编辑:陈 珊
封面设计:牛 钧

出版发行: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 编 250100
电 话 市场部(0531)88364466

经 销: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规 格: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14.25 印张 2 插页 226 千字
版 次: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2.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莫言研究书系》总序

◇张 华

我们谋划编辑出版《莫言研究书系》可谓由来已久。

早在1986年创刊《青年思想家》杂志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了当时的青年先锋作家莫言；1988年由《青年思想家》杂志牵头，在莫言的故乡山东高密召开了全国首次莫言文学创作研讨会，会后出版了全国第一部《莫言研究资料》（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同时莫言成了《青年思想家》的栋梁作者，他写故乡的许多短篇作品集中发表在《青年思想家》里；2000年后，莫言被聘为山东大学教授和研究生导师，更成了我们重要的教学科研合作导师……与莫言交往二十多年，可谓知根知底，友情笃厚，持续关注。我们一直想编辑出版一套莫言研究系列丛书。

近三十年来，海内外研究莫言的论文和专著众多，从表层到深层，从宏观到微观，从文学领域延伸至边缘学科，研究的视角不断拓展，研究的水平也不断提高。这些研究成果对莫言小说的创作主体、审美意识、主题内涵、艺术风格、人物形象与意象、语言特色等都有广泛的探索，在影响研究、比较研究、叙事学研究等领域也提出了诸多有价值、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和观点。莫言是从山东高密走进他的文学世界的，他笔下的“高密东北乡”是一个“文学的幻境”，也是一个“中国的缩影”。他说：“我努力地要使那里的痛苦和欢乐，与全人类的痛苦和欢乐保持一致，我努力地要使我的高密东北乡的故事能够打动各个国家的读者，这将是终生奋斗的目标。”（莫言《小说的气味》）因此，莫言是山东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国内外一股

莫言弟子说莫言

Talks about Mo Yan: His Pupils

“莫言热”正在持续升温。无论是大众读者，还是研究者，都在以更大的热情和更新的眼光去欣赏、解读、探索莫言的文学世界。特别是在研究者中，将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出现更多更新的理论、方法、范畴和观点。无论是什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以一种更加宏阔的“世界眼光”去审视、解读莫言的文学世界。

正是基于以上想法，我们现在推出这套《莫言研究书系》。这个书系的作者群，既邀请了莫言的家人和莫言的学生们加入，还有国内外重要的研究学者，这无疑拓宽了莫言研究的视界，丰富了第一手研究资料。我们希望面向大众读者和研究者两个群体，给他们提供各自或共同感兴趣的作家生活点滴和作品阐释。我们努力在本套书系的可读性和学术性之间找到某种恰当的结合点。

《莫言研究书系》是一个包容国内外研究莫言成果的集中地，是一个开放的书系。首先推出的第一批书是：《莫言研究三十年》、《莫言弟子说莫言》、《乡亲好友说莫言》、《莫言研究硕博论文选编》、《海外莫言研究》、《莫言与世界》、《世界文学视域下的莫言创作研究》等七种。敬请方家指正。

本书系是个开放的书库，今后还将陆续推出莫言研究的其他成果，欢迎国内外学者加盟支持！

（张华，山东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导，
原《青年思想家》杂志第一任社长）

莫言和他的弟子们(代序言)

◇贺立华 马新

贺立华(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莫言的合作导师)

马新(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出版社总编辑)

马:贺老师好!我们知道,21世纪头十年,莫言先生在山大带研究生时,您是他的搭档。应该说,他的学生也是您的学生了,您对学生应该是十分了解的。那为什么当您看到学生们捧出这么一本厚厚的《莫言弟子说莫言》的时候,感到吃惊呢?

贺:是的,我感到十分惊讶。因为我与莫言教授合招的研究生一入校,我就千叮咛万嘱咐:莫老师很忙,他是个作家,常驻北京,每个学期能来和你们见个面、讲一课就很好了,除了写毕业论文时向莫老师请教外,千万不要大事小事麻烦他。但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出,这些弟子们“鬼”得很,许多杂七杂八的大事小事儿都瞒着我呢!例如,他们经常到莫老师家天南海北“胡吹海谤”,狼吞虎咽蹭饭吃,向莫老师诉说生活烦恼,商谈工作调动,甚至连谈朋友搞对象、谈婚论嫁、孩生日娘满月的事儿都找莫老师神侃。更搞笑的是,有的弟子连女朋友还没影儿呢,就缠着莫老师给未来的儿子或女儿起个好名字准备着,“齐观我”、“崔听涛”都是莫老师起的名……莫言心软,面不辞人,有求必应,有些事儿很难办,他也答应下来,尽全力帮助他们。莫言的妻子琴兰,更是喜爱这些孩子们,见了面总是拉着手问寒问暖,常夸这女孩儿漂亮,那小伙儿帅气。从莫言教授的大弟子齐林泉和莫老师的通信中,可以看出同学们对我的告诫有所忌惮——“贺老师批评我们,不让我们打扰莫老师”,莫老师却回复说“贺老师瞎批评”,莫老师毫不介意“打扰”。这就更加助长了这群弟子们的“肆无忌惮”。

马:哈哈,您虽然用了很多贬义词儿来批评这些弟子们,但还是看得出您对莫言先生和弟子们这种融洽温馨的交往很是欣赏和喜欢。您能说说为什么吗?

贺:我十分敬重莫言教授的学识。他来山大执教带来了与众不同的执教风格,严肃真诚,一丝不苟。他对我说:当作家写不好作品,臭的是自己;当老师教不好学生,那

莫言弟子说莫言

Talks about Mo Yan: His Pupils

是误人子弟。

他讲课,讲的都是自己创作甘苦浸泡出来的真知卓见,深入浅出,生动有趣而又启人心智。他指导研究生论文耗费精力就更多了。莫老师指导兰传斌写硕士论文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兰传斌把5万多字的硕士论文电子稿发给莫老师,莫老师为那篇论文细细密密地作了几千字的批注;发给学生之后,他还不放心,唯恐自己没说透,专程从北京赶来济南,在山大文史楼三楼我的办公室里,用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专为兰传斌一人讲硕士论文写作中的问题。他细说论文的长处和不足,并提出了很具体的修改意见,他称赞小兰有胆识、思想敏锐,写得大气;但也尖锐指出:选题太大,老虎吃天,往往兜不住,而处处漏风……他讲了宏大主题与小角度写作的关系问题,传授了论文写作的技巧。

让我感到钦佩的是,莫言教授不仅是写小说的高手,而且也是审读论文、写论文的高手。他的阅读视野极宽广,记忆力超强,驾驭中外文化知识极灵活,抓问题很准,语言表述极精到。难怪,我的老师著名文学史家牛运清教授和马瑞芳教授早在2006年看了文艺报《莫言谈大江》的论文后,高兴地告诉我:“莫言越来越像大师了,冲击诺贝尔文学奖,当今文坛,舍莫言其谁也?”

但莫老师也有“弱项”。他善良单纯,往往容易被感情迷住双眼,很容易“上当”。例如,当这些“搞鬼”的学生们“忽悠”莫老师:“贺老师曾在学生毕业前挨家走访啊,我们都很高兴呢,希望莫老师也到我们家走一走……”莫老师听后,为之所动,他很认真地和我商量:“是不是我也要挨家走一走呢?”我告诉他:“你不要去,现在我都有点儿后悔呢。知道我要去走访,学生家长们都停工停产等着我,都围着我忙:林泉的父亲和大哥事前准备了特产礼物,学美的爸爸扫清了进村的大道,红珍的妈妈备好了各类海鲜,春梅的妈妈炖好了蘑菇山鸡……我去就够他们忙的了;如果你莫老师去,那就不光是学生家长忙了,他们村、他们县都要围着你忙……”莫老师听后,沉吟道:“那,还是别去给人家添乱了。”我的话,劝阻了善良率真的莫言教授的行动,林泉、学美诸弟子们虽对我有点“怨气”,但也是敢怨不敢言,只好在那儿“憋着”。

我说这些弟子们“鬼”,是说他们很有“心”,笔头儿也勤,背着我,搞了很多“名堂”。齐林泉拜师莫言教授至今十四个年头了,他事无巨细地用日记体的形式悄悄地记录了和莫言老师的所有交往,长达十几万字;兰传斌保留了所有和莫老师交往的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和题字手迹,拍摄了很多合影照片,只要见面就留影、留声。赵学美更是从帮莫老师操盘电脑输录小说电子稿的过程中,谦卑地“潜伏”在莫老师身边,潜移默化地长了很多见识……这些,都是这群“小鬼头们”在我的“压制”之下,背着我搞的“鬼”,这也就是这本弟子书的写作背景了。

马:贺老师您可知道,您“阻挡”莫言先生的行动、“压制弟子”的做法,若新闻记者

知道了，肯定会不高兴。莫言先生待人极好，早有耳闻。据说，莫言是个默默无言、不爱说话的人，那么，陌生人接触他，会有距离感、陌生感吗？

贺：我觉得不会。许多只看莫言小说而未见莫言本人的读者，大都以为莫言一定很狂傲，不易接近。实际上，他是个很谦和、很厚道的人，一点架子也没有。陌生人见他，只要说上三两句话，就会立马轻松平和起来。他待人真诚温和，没有任何的虚悬客套。他不擅长官场那套礼仪应酬，但绝对很适合平民百姓的人情来往。我的女儿贺天舒从小就是莫言的粉丝。20世纪90年代末，意大利女学者拉兰来和我商量写莫言小说博士论文的事，希望拜访莫言，我安排读研的女儿陪同拉兰到高密。起初，俩女孩因没见过莫言，心中也有些忐忑。但一到高密，莫言一家像是对待亲戚一样对待两个女孩子，给她们包饺子吃，给她们讲故事、说笑话，留她们在高密度过了一个祥和美好的春节。返程时，莫言一家把俩女孩送到村口，“我们都走很远了，回头看爷爷、大伯、伯母还在村口寒风里站着……”女儿告诉我，她们都舍不得离开那儿了。莫言送她们每人一套新书作礼物，并题词留言，为贺天舒题写了藏名诗句：“贺家有女初长成，欲上长天舒广袖。”两个女孩从高密东北乡归来，十分高兴。拉兰操着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向我描述：“莫言很亲切，莫言的字和莫言的大哥的字太漂亮了！”女儿则说：“莫言叔叔很像邻家大叔，说话幽默风趣，和他相处如沐春风，听他说话更是一种享受。”这就是莫言教授给初次见他的人留下的印象。

马：这是红尘之中真实的莫言啊！请问莫言先生是何时被聘为山大教授、开始带研究生的？

贺：说起莫言被聘为山大教授，还有被誉为“山东文坛双子星”的张炜和莫言的一段佳话。莫、张二位是要好的朋友，莫言常对我说：“很佩服炜哥，人好，小说写得棒！”我看到在莫言未发表的打油诗电子稿里，有多首是写“炜哥”的。20世纪90年代末期，山东省作协主席、著名作家张炜多次建议山大应该聘请莫言做教授。早年因批评莫言作品而和莫言成为诤友的山大文学院院长谭好哲教授很重视这个建议，于2000年秋天正式聘请莫言来山大作兼职教授和研究生导师。文学院领导觉得我和莫言比较熟悉，过去还有点儿研究，就安排我和莫言搭档，合作带研究生。2000年，作为兼职教授还没正式招生的莫言第一次来中文系上课，我即把正在跟我读研的莫言的粉丝齐林泉推荐给莫言做弟子，师徒俩一见如故，林泉荣幸地成为莫言的第一个弟子。莫言的正式招生应该是2001年以后了。

马：在您和莫言先生合作带研究生之前，已经交往很久了吧？我们知道，您和杨守森教授主编的《青年思想家》杂志是较早关注莫言的，而且发表了很多莫言先生写高密故乡的短篇，其中有哪些故事？数十年交往中最让您感动的是哪些事儿？

贺：和莫言兄交往至今二十多年了。那时候，我们还年轻。1985年，我和山大、山

师大的许多青年教师开始关注莫言。1986年《青年思想家》创刊后，杨守森兄多次和我谈到，莫言应该成为《青年思想家》的重要作者才是。在杨教授的建议和亲力亲为之下，1988年，由《青年思想家》倡议并牵头联合了诸多高校、科研单位及新闻媒体，在莫言的家乡高密，召开了全国第一次莫言作品研讨会。从那时起，《青年思想家》和莫言交往日渐密切。莫言很喜欢看《青年思想家》，称赞它“虎虎有生气”，“是青年人自己的阵地”，希望它“造就大圣贤”、“成就大气候”。（《青年思想家》1989年第2期）莫言许多写故乡的短篇就发表在这里。《青年思想家》成了最早研究莫言的园地之一。莫言的大哥管谟贤先生和莫言“三结义”的青少年时代的好友、《红高粱》原型故事的鼓吹者张世家、王玉清等，都在这里发表过许多重要的莫言研究文章。20世纪80年代末，张世家就曾在《青年思想家》撰文称：“莫言老弟必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来莫言的许多弟子如齐林泉、兰传斌、赵学美、王美春、于红珍、程春梅等都曾是《青年思想家》的编辑和作者，他们在此实践历练，初试锋芒。

莫言学子中还有一些未在莫言名下而受益无穷的学生。例如，如今已成为“80后作家”领军人物的张悦然，当年就曾得到过莫言老师的奖掖和支持。这位15岁即在《青年思想家》发表处女作的张悦然，后来成了山东大学的学生。我把当时正在读大二的张悦然的小说推荐给莫言老师看，莫老师百忙中通读了这部小说集，称赞张悦然的小说具有“强烈的梦幻色彩”、“超凡拔俗而又高贵华丽。她的小说，读起来既冷嗖嗖又暖烘烘，既朦胧又明澈，既真切又虚幻……”他为张悦然小说欣然作序，并将小说推荐给出版社，这就是张悦然的第一部小说集——《葵花走失在1890》（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莫言兄告诉我，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给青年学生作序。果然，张悦然不负莫言老师厚望，后来创作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佳作。她以自己的创作实绩，证明着自己的才华，向长辈作家莫言老师致敬。谈到自己的起步成长时，张悦然这样说：如果说《青年思想家》是给我作家梦的温床，那么，莫言老师就是那只托举我飞翔的巨手。对于莫言与山大师生的许多有趣的故事，莫言弟子兰传斌十分有心，他作了很多精彩真实的记录，都收在了这本书里，是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

和莫言兄交往二十多年，一块儿开会，一块儿教书，一块儿指导研究生，一块儿赴景阳冈“打虎”，吃饭，喝酒，吹牛……现实生活交往，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待人的真诚仗义，淡泊名利，有一种超然的境界。他来山大作教授设帐授徒，是没有工资的，纯属“义务劳动”，对这些他毫不介意；研究生王美春、赵学美记录下莫老师讲课的内容，以《作家和他的创作》为题发表在《文史哲》上，得了数百元稿酬，莫老师笑拒：这是你们俩的劳动，就作你们的买书费吧。女儿笑笑结婚，弟子们借此表达心情，莫老师一一做账，记下弟子礼的情意。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大奖后，各种名利荣誉滚滚而来，莫言兄看得很淡。他说：朋友的好意我自然理解，但从我心里说，一个作家如果写不出作品



来，再多的虚名也没什么意思……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在山大教书的莫言教授。

马：点点滴滴，可见莫言先生的人格光辉啊！这本书记录了莫言先生和您共同的弟子们教学科研生活的美丽时光，见证了你们的师生友情，也是莫言研究的一个独特视角和崭新成果。祝贺你们！祝贺《莫言弟子说莫言》在我社出版！

2012年冬于山东大学

目 录

第一辑 相识莫言

- 初识莫言:我是一个农民 齐林泉 (3)
- 开门收下两位女弟子 齐林泉 (7)
- “开门弟子”的“特殊待遇” 王美春(11)
- 走进莫言书房 齐林泉(16)
- 莫言带来的思想冲击 程春梅(19)
- 放牛青年成了大作家 于红珍(21)
- 幸福而寂寞的写作者 王美春(27)

第二辑 师从莫言

- 作为老师的莫言 齐林泉(35)
- 莫言授业的两个“第一” 齐林泉(37)
- 莫言亲自修改的硕士论文 齐林泉(42)

第三辑 旁观莫言

- 高密东北乡的“黑孩子” 齐林泉(49)
- 平安大街的莫大叔 王一波(52)
- 莫言与《青年思想家》的缘分 兰传斌(55)

莫言弟子说莫言

Talks about Mo Yan: His Pupils

- 2012年10月11日的莫言 兰传斌(58)
- 莫言与“龙年一诺” 齐林泉(61)
- 失眠、买锅和师弟 齐林泉(63)
- 莫言和盗版书的一段趣事 齐林泉(66)
- 排演莫言话剧《霸王别姬》 齐林泉(68)
- 创作《莫言》纪录片 齐林泉(71)
- 关于小说《夜渔》的几段书信往来 齐林泉(76)
- 沐儒风,文飞扬
- 莫言印象 宁 明(80)

第四辑 揭秘莫言

- 莫言为什么叫“莫言” 兰传斌 赵学美(85)
- 高密东北乡是个什么地方 兰传斌(89)
- 莫言为什么会讲故事 兰传斌(95)
- 莫言讲故事有什么技巧 赵学美(100)
- 吃、饥饿记忆与莫言创作 兰传斌(102)
- 莫言的想象力从哪来 兰传斌(108)
- 独特的感觉是莫言的绝招 兰传斌(113)
- 莫言作品为什么写性爱 赵学美(118)
- 莫言为什么喜欢写丑 兰传斌(120)
- 莫言与蒲松龄和《聊斋志异》 兰传斌(124)

第五辑 对话莫言

- 关于鼎钧文学奖的一次访谈 齐林泉(131)
- 莫言对话法国翻译家杜特莱 齐林泉(144)
- 关于《四十一炮》的一次对话 齐林泉(152)
- 与莫言畅谈文学创作二十年 齐林泉(159)
- 莫言走进“第四时代” 齐林泉(166)



莫言：“把自己当罪人写”

- 与莫言对话茅盾文学奖作品《蛙》 兰传斌(170)

第六辑 解读莫言

- 奔流不息的创作之河 齐林泉(177)
- 自由：莫言文学世界的灵魂 赵学美(180)
- 齐文化与莫言的创作风格 赵学美(183)
- 独一无二的“莫式语言风格” 赵学美(187)
- 塑造“中国第一刽子手” 兰传斌(191)
- 莫言三类家族的人文寓言 齐林泉(195)
- 莫言笔下的“风骚女性” 赵学美(201)
- 莫言笔下的道德与善恶 赵学美(203)
- 近水楼台说莫言 程春梅(206)

第一辑 相识莫言



初识莫言：我是一个农民

◇齐林泉

2000年，国内最早进行莫言研究的学者，也是莫言多年的挚友，山东大学教授、《青年思想家》杂志总编贺立华先生招收硕士研究生，我非常荣幸地成为他的弟子。复试时，贺老师就告诉我，这年很可能就跟莫言老师采用“双导师”制，合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生。也就是说，莫言或许可以成为我的创作导师，因为莫言已经接受了山东大学聘其为兼职教授的邀请。

我在这年暑假即将结束时，提前来到学校，协助贺老师作一些工作。不久，就听说莫言先生要偕夫人来山大，送刚刚被外国语学院录取的女儿管笑笑上学。

莫言，是少年起就酷爱写作的我心中的神。高中时第一次看电影《红高粱》，我就被那种从未见过的气魄和气势震撼了，从此迷上了莫言的小说，尤其是那种不同寻常的“意识流”表达方法和绚烂多彩的文笔。

2000年8月31日中午，夏末的雨断断续续地下着。当我怀着激动和忐忑的心情，按贺老师约定的时间，来到山东大学留园的一间餐厅时，看到了主宾位上的莫言：圆圆的脸盘，微秃的前额，小小的眼睛，垂垂的眉，海口阔鼻，不像人高马大、棱角强悍的“匪哥”，倒像解放前斯斯文文的开明乡绅。

贺老师和他新招入门下的包括我在内的三名硕士研究生都参加了这次午宴，另外，还有莫言的高密同乡、山东师范大学张守森教授。进餐中，贺老师一一向莫言老师介绍了我们。莫老师亲和地跟我们交谈，没有一点大作家的架子。

介绍到我时，我问：“我知道您的本名叫管谟业，那以后我们称您管老师还是莫言老师？”莫言老师说：“就叫莫老师吧，我的身份证上的名字就是莫言。要不领不了稿费。”他幽默地说。

“您经常来济南吗？”我问。

“来得不算多。上次是1991年，这次是顺便送女儿到山大读书。来到老家心里感

莫言弟子说莫言

Talks about Mo Yan: His Pupils

到特别亲切，笑笑也很愿意来，第一志愿就是山东大学。”莫老师回答。

在谈到老家的情况时，相似的乡俗和接近的生活经历，让我们找到了共同的语言。我说，划成分之前，尽管曾经因二三十年代军阀驻村，老爷爷被“抬死驴”当上村长而倾家荡产，但没过十几年，因为大爷爷很能干也很会干，爷爷又常年在外做生意，所以家里的土地越来越多，大爷爷的地位也越来越高，俨然成为一族之长。后来做生意的爷爷听到要划成分的消息后，让大爷爷急匆匆地把一些地都低价处理掉了，结果划了个中农。莫老师听了哈哈一笑：“你们家的土地都卖给了我们这样的人家，我们本来没多少地，贪便宜拼命买地，结果也划了个中农。”

莫言谈论最多的就是吃。他说以往饥饿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过去的一切动力就是吃，为了能吃饱、吃好——写小说也是为了这个。之后，莫老师的话题回到他近期创作的一部小说上，那就是半年后出版的《檀香刑》。他细致地讲了围绕胶济铁路的传说和他已经发表的几个相关的短篇小说。

贺老师曾介绍，莫老师很少携妻女一起出差，因为他觉得因工作的事情带着家人出来，是种不清廉和招人腹诽的事情。但这次是送女儿上学，自然轻轻松松全家全体出动。谈到莫言老师的日常生活和高考中榜的女儿，我们自然众口一词，夸起了在座的莫家师母。莫老师幽默地制止道：“别夸了，她一旦觉悟了，我们就遭殃了。”大家哄然，莫家师母浅浅一笑，而他们的女儿笑笑正在甜甜地吃着水果。这是一幅温馨和睦的幸福家庭图，给人以融融的暖意。

席间，贺老师专门跟莫老师说，山东大学这边的一些事情可让我来跑腿，并且建议我的毕业论文也围绕莫言的创作来写，希望莫老师好好指导。

饭后，我们一起走出餐厅，来到邵逸夫楼前的草坪上合影。随后，在雨后清新的校园里，莫言夫妇选了几处地方跟女儿留了影，一如所有那些来大学送孩子读书的家长们。

第二天下午，莫老师应杨守森老师邀请，前往山东师范大学给研究生作报告。简单的开场白后，他说：“我是一个识不了多少字的农民，如果谁说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等于骂我祖宗。”他讲述了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创作历



莫言夫妇和女儿与山大研究生在山东大学邵逸夫楼前合影